

第六章 河畔新絲令人倦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騎在馬上，屁股被格的有些不舒服，微笑想著先前那位二殿下，心中那股熟悉的感覺依然揮之不去。他自然清楚，這第一次見面正是所謂交淺言不能深時，至千什麼內庫之類的事情提也不需提去，隻是見個麵罷了。

他拔去迎麵那枝嫩青河柳，問著身邊的李弘成：“今兒二殿下就是想見見我？”

李弘成笑答道：“他是你的仰慕者，恰巧你又娶了晨郡主，所以他借著看妹夫的名義，想看看一代詩仙究竟是什麼模樣。”

範閑一怔，哪裏想到竟是這麼個由頭，連連苦笑搖頭，半晌之後忽然歎息道：“為何我看這位二殿下總是很眼熟？”

李弘成與他相交數月，早知道他骨子裏強硬，表麵上溫和，但除了偶爾發瘋之外，倒是勉力保持著沉穩的模樣，此時見他有些失神，不由納悶道：“你應是沒有與他見過麵才對。”

範閑苦笑著搖了搖頭，心想二皇子雖然生得清秀，但是畢竟不是林妹妹，自己也不好龍陽那口，怎麼對對方如此念念不忘，不由微羞笑了出來。

此時李弘成正好奇看著他，見他抿唇一笑，忽然間怔住了，呆呆望了半天，才喃喃應道：“我知道你為什麼覺著看二殿下眼熟了。”

範閑睜大眼睛，好奇問道：“為什麼？”

李弘成做出習慣嘔吐的表情：“因為你們兩個有時候都喜歡像娘們兒一樣羞答答的笑。”

範閑一愣，趕緊斂了唇角笑容，苦臉說道：“就這樣？”

李弘成看著範閑清美的臉，忽然間一陣惡寒，說道：“你們兩個人身上的氣質也有些相像，確實很像娘們兒。”

“扯蛋。”範閑哭笑不得，旋即心中一動，也許...那位二殿下真的與自己在某些方麵很相像吧，他搖搖頭，趕走某椿盤在他心頭的驚天疑問，再次微微一笑，再惡心了世子一把，才一揮馬鞭，催馬往京城裏奔去。

一路沿河而行，馬行急速，春風撲麵而來，河畔的青青楊柳也撲麵而來，範閑懶得去躲，自將霸道真氣運到臉上，全充個厚臉皮，將那些楊柳震開，縱馬快活。

不一時，他便將世子與侍衛甩開了一段距離，馬兒有些累，漸漸緩了下來。範閑坐在馬上，下意識扭頭往水麵望去，隻見自己已經繞了一段路，來到了花舫很集中的地方，遠處有一座花舫已經蒙灰，很頹涼地靠在岸邊，與河中的嬌人恩客，結彩妓船一比，更顯淒慘。

範閑微微眯了眯眼睛，猜到那一定是司凌婦人的花舫，這艘花舫上曾經有京都裏最紅的女子，也是京都最紅火的所在，如今卻已經成了這個模樣。看到眼前一幕，他不由想起了那位如今還在監察院大牢裏淒苦度日的司理理，待春闈之後，慶國朝廷就會放司理理回北齊，而自己居然也湊巧是這次的主辦人，不知道再次見面時，會是哪般模樣。

當初在大牢裏用mi藥，用言語，用心理攻勢，才從那個女子嘴裏詐出了刺殺自己的幕後主使是吳伯安，而自己當初曾經答應過放了她，還曾經發了個極毒的誓。本來範閑事後根本不準備認帳，沒想到後來事情竟然會轉變成這種模樣。

他的唇角微微一綻，又如李弘成所說的那般，極溫柔地笑了起來，心道也算自己應諾吧。

身後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，李弘成也甩開侍衛，單騎跟了過來，兩匹馬同時停在了水畔，靜靜望著湖裏的太平盛景，偶爾一瞥那處衰敗的所在。

一會兒之後，李弘成輕聲說道：“你打郭保坤的那天夜裏，就是在那個花舫上和我喝酒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我們還在那個花舫上過了一夜。”

“怎麼？”李弘成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不會現在又起了憐香惜玉之心吧？你如今身份與我不同，不說還在牢裏的司理理，就說這水上的諸多可人兒，你如果像我一樣夜夜歡愉，隻怕第二天宮裏就會派大內侍衛把你打一頓。”

範閑苦笑應道：“我哪有這些心思，隻是看著那座花舫偶有所感。”

“吳伯安，並不是你嶽父的人。”李弘成以為他並不知道這些秘辛，所以小聲提醒道。

“我知道，對方是長公主的人。”範閑輕聲應道：“不過既然長公主不在京裏了，我自然懶得去想這些問題。”

“不要忘記，長公主與皇後的關係極好，最得太後寵愛，而且...這些年，太子一直很信服她。”李弘成靜靜看了他一眼，似乎想用這些話來表明某些東西。

範閑微笑道：“你想說什麼就直接說吧，二皇子與我初見，有些話自然是不方便說的，我既然甩開了侍衛，就是想和你私下說說。”

兩匹馬緩緩地向前行走著，馬首之間偶爾會摩蹭一下表示親熱。李弘成拔開麵前的青青柳枝，輕聲說道：

“你從北齊回來之後，大概就會掌管內庫，不論是東宮，還是二皇子都需要你，我想你自己也很明白這一點。”

範閑微笑無語，聽著對方繼續說話。

“東宮雖然現在向你示好，但那是因為長公主離京的緣故，我雖然不清楚為什麼長公主會這樣討厭你，但我知道，在東宮的心目中，一千個你的份量，也抵不上長公主的一句話，所以你不能信任東宮。”李弘成很嚴肅地說道：“你我兩家世交，我與你也算是朋友，所以要提醒你，如果真要倒下來的話，於公於私，我都希望你能倒向那邊。”

他指著洞對岸一處獨山，那山背後被一道樹林斷開，正構成了一個二字。

“真巧。”範閑順著他的手指望過去，苦笑著搖搖頭：“排隊本來就是個很愚蠢的事情，弘成，我勸你也不要太早站隊。”

“不是巧，那就是二殿下下的別院。”李弘成微笑道：“你的說法與父親很相像，但是人世間總是有許多事情要做的。”

範閑不認同地搖搖頭：“今日見著二皇子之後，就感覺很奇妙，這樣一個水晶般的人兒，為什麼卻不肯像靖王一樣做個安份王爺？”

李弘成聽到他說到自己的父王，雙眼漸漸冰冷起來，住日如春風一般溫暖的笑容也消失不見了，淡淡道：“天子之家，並無私事，有很多事情，不是你想躲就能躲開的。你應該記得先帝，也就是我的祖父，當年是如何登上帝位的。兩位親王，在同一天內滲遭刺殺，當時京都的血雨腥風何其腥臭？若你能回到過去，是不是也要問下那兩人為何不讓？”

範閑心頭一寒，勉強一笑掩飾內心情緒，說道：“當時開國不久，與當前太平景象又不一樣，若二皇子肯讓一讓，東宮也不見得會如何。你看靖王天天在府裏種花種草，不也是很快樂嗎？二皇子看得出來，是真的喜歡之道，為何不能學學你父親？”

“你見過陛下，也見過長公主，我父王排行第二，但你看他的容貌卻已經是個老頭子了。”李弘成似笑非笑說道：“退讓，真的會有好結果嗎？我父王心中總有一股悲怨之氣，我雖然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，但想來，還不是天子家的這些破落事。”

其實靖王世子真的猜錯了靖王如今某作花農的真實原因。

範閑皺眉道：“可是你不該跟著二皇子這麼緊，不論從哪個角度看，他都是最沒有可能的一個人。”其實以他與李弘成的交情，此時這番話已經顯得過於深切直白了。

李弘成聽了之後，微微一怔，旋即微笑浮上麵龐，知道範閑是真正把自己當作了朋友，輕聲感動應道：“如果父母拿了些甜點擺在孩子們的麵前，我們必須首先表麵自己想要去吃，那麼呆會兒父母分配食物的時候，才會首先想起你來。”

範閑微笑道：“二皇子等於一直是在表明態度。”

“不錯。”李弘成的眼光離開範閑的臉龐，隔著流晶河對麵的小山，看著極遠處天空下隱約可見的蒼山之脈，輕聲

說道：“先帝是幸運的，因為隻有一個兒子，陛下也算幸運，因為他隻有三個兒子，但是...等著大殿下回來之後，不知道會出現什麼問題，所以二殿下，必須先表明自己的態度，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。”

“我仍然不明白，你為什麼要選擇他。”

“很簡單的原因。”李弘成微笑說道：“我看他順眼一些。”

範閑挑挑眉頭，知道這話或許真假在三七之數，不可全信，隻是目光看著這位靖王世子溫和的笑容，臉上沒有什麼表情。他不是一個奢求獨善其身的高潔之徒，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自己躲不過去的，所以從一開始的時候，就根本沒有想著去躲。

男兒在世，快活二字當然，在這個過程中，可能還會有更多的一些東西。

入城之前，李弘成很自然地說要去某某樓中坐坐，範閑自然懶得相陪，舉手告別，便在告別之時，這位愛好花花事業的世子似笑非笑地說了一句話：“今日二皇子要搶先見你，是因為會試之後，大概你逃不出太子的請了。”

範閑微微一凜，聽出對方的話中透露出一絲信息，後日大比，自己雖然資曆不足以評卷，但肯定會在太學與禮部兩處守著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